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四十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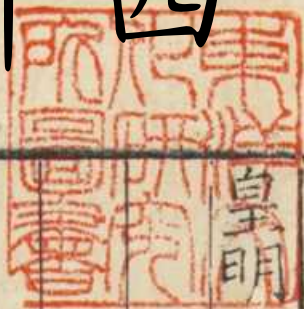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卷四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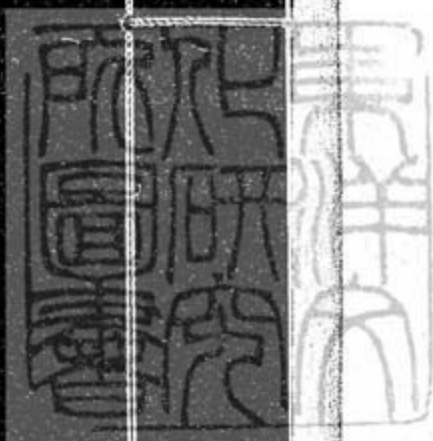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送陳知縣之任常山序

王英

君子能謹於行一念之民惟在於脩身勵志力學敦本而於事之違於義者毫髮不為其行如此豈特人所敬愛而天必厚之俾其榮盛而豐顯也今之人與古人則異焉姑以余所見者言之與余同時同游同筆硯者其人負奇氣俊爽而超越者固多矣然其間恃才而矜鄙吝而諂澆薄而狡者一時競相效習以善訟為得計趨公門取利為能事而於問學則漠然畧不加意被皆沉抑無聞觀其行而獲報如此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豈不信哉陳祖紹烈余同里也其父祖皆敦實務德紹烈克承校弟子督學而性敏心坦而氣和探索



序



經史孜孜不懈所謂幹諂縱恣好訟趨利則未嘗有之永樂  
中貢太學益持謙勤六館之士咸推讓之至是以歷政大司  
寇著聲於時擢制江常山知縣銅章墨綬燁然光華人皆羨  
之嗟夫紹烈之所以至此者非天厚其報歟人之立身能致  
其謹而不自流蕩為物所溺而虧其守者必能企仰古之君  
子循其道不以窮達顯晦而易其操則庶幾其可矣紹烈既  
以其行之篤受職為大縣其往也必持已守正善其政以惠  
其民終始不渝則行益謹而名位必顯其獲報也必大一邑  
云乎哉予老矣叨祿已三十餘年無補於時惟謹守其分竊  
思往者有所慨嘆而嘉紹烈之為人故為道之以贈且以  
示鄉人焉

送周學士赴南京詩序

聖天子在御之二年春開經筵簡儒臣學行之優者進講經  
史自少傅楊公士奇而下凡十有五人而翰林侍讀周君功  
叙其一也功叙所陳說皆嘉言正論多所啓沃其賢簡在  
聖衷久矣比言事者謂南京六部法司正佐官多未備上是  
其言以監察御史齊韶為刑部侍郎大理丞廖莊為少卿又  
以功叙為侍講學士俱馳傳往南京三人皆

上所簡擢也惟學士清華之秩非他官可比職在典詞命論  
思獻替朝夕侍上左右於功叙固宜矣然南京翰林久未置  
學士以屬官權署位卑望輕人皆易視之

上所以特命功叙輟經帷之講授學士之職以為詞林之重  
也其任豈不專於他官乎功叙行端而學邃文章之作典則  
宏奧足以鳴國家之盛南京縉紳大夫莫不以為具瞻而知

學士之重如是哉永樂初予以選入翰林與今吏部尚書王公行儉同官至學士同拜侍郎同功叙侍經幄而予以迂疏不能與時俯仰為人所嫉忌出理部政禮文事煩勞勤朝夕安得如功叙受恩命之榮為詞垣之長乎既深有所歎羨而又竊思之功叙之尊先大夫岐鳳先生明經博古自邑校官累陞博士紀善終職方員外先生教士有師範諫王有箴戒為職方多有所建明聲望卓然功叙之學得於家訓而官至學士焉蓋善繼先生之志也予辱交於先生與功叙游非一日其行也不可無言而行人司正尹昌待詔鄒循徵能言者賦詩為贈屬予為序知功叙莫予若也遂書以為諸作之引

東里續集序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

湖湘與

楚府以教授吳由翁為莫逆交由翁鄉前輩嘗為予

言先生博學而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為

文章獨追古作者自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予聞而

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

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

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

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

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圖至於臨大政決

大疑眾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為一言眾莫不懾

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

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毋辨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讎為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

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灑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行固無異乎四君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度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床以其續文藁授予曰其爲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 國家柱石後進儀刑一日不見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游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治命不可違遂收淚而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贈陝西按察使王君子之赴官序

錢習禮

朝廷簡賢以任官固皆欲宣昭化理惠安黎元以成天下之治然內外百司各專職守不敢出位遂其志而達其所欲爲惟在內各道監察御史在外諸按察司任

天子耳目之寄事無鉅細知之得以言之言之得以行之而無出位之嫌故士君子效用於世者多樂居其位而行其志焉東廉王君子之以四川道監察御史用大臣薦特授陝西按察使 命下之明日屬丁家艱懇求去官以居喪不賜



允許俾歸襄大事以至京出 匭書而諭遣之一時僚友相  
與要言以為贈蓋君自少有美材刻志務學挾其文明試於  
主司聲動場屋占名居群士之右及對策褻然高第同升  
之士多以為莫能及超拜御史沈毅清苦雖貴勢不敢撓之  
以私理民之訟簡蔽閱實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未嘗倚法以  
求情增詞以成罪郵罰皆麗于事號稱明允是君決科為名  
進士居官為材御史固宜出入 禁闥侍近 廷陛蹇蹇譎  
諤揚憲軌傲官邪為邦國司直之臣夫何一旦輟文右之班  
膺臬司之寄而出補外任哉蓋陝西壤地闊大政務浩煩而  
牒訴填委非奇材偉器聞望夙著者不足以承 諸司而震  
肅一方君其往踐是任予知風采揚厲威聲赫赫都懸邊鄙  
之吏民蕃夷聚落之少長莫不懽然以歌羨帖然而懾服相  
與稱臺憲激揚以舉其職 國家任使之得其人斯無負  
皇上委寄之德意而公卿大臣實以是而屬望於君矣 贈  
以序而致其勉焉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蘄州豐順縣人自邑庠登太學有年處六館  
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銜故自祭酒司  
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坐困首  
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蹙然  
號於眾曰師猶父也父師懼難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眾  
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  
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鵠鴒况  
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惧之以法大

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慎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于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謹等一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比自涕泣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予亦謂自蕃後訖千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通與大用誠立息悃悃能感動天聽排釋難困於時刻之頃則其賢似有過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於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

下之為師為弟子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迪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無非實德大學生恒三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天者甚眾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四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訓迪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御試高等說者咸以為積善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于衷陳厥悃悃徹聽帝曰釋茲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簪纓貂璫及及儒紳合詞贊頌卓

哉斯人棧樸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薪穎脫奏功惟初倡議  
衆且望望爰播頌聲能弗泚頽三事道均云胡弗尊茲焉弗  
篤慚負聖門師道岌岌延平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茲左右  
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群木蔽之貢  
珎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靡德弗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  
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歌永揚令譽

送許太守還任河間序

曾鶴齡

士於宦途早歷艱險阻而後底于平夷者其智慮益明其  
事體益熟其於建勲立業易得致也臨邑許君彥剛永樂間  
擢禮科給事中已而調兵工二科取後又陞戶科左給事中  
宣德五年被舉出爲太平太守積二歲丁艱還服闋復授守  
河間今年春則自河間而來考績書案得 命還任工部主

事趙

與君同鄉合所知求文贈行惟贈者增益之義也

君仕宦所歷靡所不習練尚奚贈爲雖然予嘗知君不能爲  
君嘿也方 太宗臨御時朝廷紀綱法度樞機範圍悉自六  
科出納甚嚴且密毫髮不敢有違違則譴咎立至矣君歷諸  
科積十有餘年恪勤自守未嘗以措其身於有過之地及往  
太平官則高矣美矣而其地在蠻鄉瘴土山水險惡氣候不  
時南士習居猶可北方往者十往九不得還其夷風又殊未  
易化服君獨更兩寒暑休休然得其民夷心而後來還於戲  
此非天俾君老練其才而用之於今日耶河間在畿內去京  
師不遠風土旣善民俗亦號易理苟有能者施以其政鮮不  
翕然稱治而况君乎况君爲之已有勞效乎或者曰豐年則  
易治歉歲則難爲所在皆然也許君今還河間雖善理如嚮

者水何噫是豈知言者哉昔堯有九年之水其臣勤而撫之  
奏庶艱食者禹暨稷也天下卒大治以今君之河間雖昔人  
可庶幾焉何勲業之不可身致哉君去予見君能拯民之溺  
而置之衽席之上矣

送四川按察使陳公之所治序

林誌

十年春予會試禮部時東莞陳公以知滁陽軍兼揚州府太  
守入爲同考官予忝廁名多士之列因獲拜焉而識公知楊  
與滁治行第一有詔增秩賜金及振鐸桂林陞敎國子生文  
章德行之大旣體用蓋彬彬然比承乏詞垣載筆兩京往來  
道路間公在滁察登耗以均徭役剔姦蠹以扶善淑明學校  
緩刑罰大者數事而滁人借留愛敬若父母未嘗不歎曰真  
儒治效固當爾耶歲在癸卯猥承 上命司文衡京闈則公

適考滿來京登剡幣聘相與同寅校文園棘聯房語久款洽  
則知其純正之學精明之識正大簡易之守穆如清風益如  
醇醪炙之者宜隨深淺而皆啜况如予素懷景仰之私哉今  
年春公以三最登銓陞爲四川按察使朝列曰公志信人也  
宅心平易廓無畦畛不以喜怒爲好惡其與人色無假借夫  
牧守徑情以行而惠愛在中然則以任風紀豈必皦皦諤諤  
方稱所以激揚者乎政宜以治滁者推而行之耳予聞麟儀  
儀鳳師師未嘗驚穉是尚也而飛者走者莫不爲之先後蓋  
士有德威明德而其畏明之效特異豈非公有焉方今  
昇平日久吏稱其職民樂其業 朝廷近遣巡撫之使風厲  
海宇而旌別淑慝玉石已粲如爾然則司一道風紀得賢憲  
使如公以振翕之者四川之人抑何幸哉公至是行從事之

舊咸來徵文子荷識公之陳而喜其大用也故為叙之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堂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鄙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予友王韋菴永樂中為深澤令在縣且三十餘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填道堂講疾幾危民傍徨奔走以香燃博禱于神謂神也之無不至疾

問則制年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

去縣之日民擁其善政為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徇至

後為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

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予所目見

者也及出為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

民以千數勛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

澤之民每由公事至旁郡求直者繫囑然相屬於道至擁其

舟不得行予適與君邂逅於檣本支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

之所為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

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吏又何

如邪內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

上以為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

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牽合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 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循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真偽以為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蒞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劾者聽聽於司馬門經時閱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為知也者用則將忘已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申無告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為大臣之所薦聞為 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學生陳獻君之姻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予辱與君有僚采之好故因獻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啓澤渾之龍巖人登甲申進士第博學善屬文章菴其別號云

送徐拱辰膺薦上京師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開不肯自信其已能而聖人說之子路強人所未能而聖人惡之聖人之欲人務實也如此哉且學古入官古之道也既學矣尚不肯仕况不學乎為政之道布在方策有小大緩急之序有施為節目之詳體段具在文章可考必讀而後知講而後明其造詣也直其存養也熟事物之來隨而應之無難事矣不學之人既不窮理何由應事譬之操舟者無楫雖有技力且無所施其克有濟乎而世復有讀書數千百卷操觚吐詞出入經史頃刻萬言而不知止及分職授事牽制掣肘無一字可用鄙夫俗吏從事筐笈簿

書者得資是以藉口曰是儒者也是讀書能文章者也噫世謂儒者大言無實莫適於用正坐此等輩爾豈聖人所謂有用之儒哉徐君拱辰質美嗜學爲文章務明理以達於用議論識見度越人意表確乎有用之才也家貧以經術教授鄉里取給養母澹然無仕進心朝廷下詔求賢當路者以聞拱辰不知也逮部符下拱辰蹙然曰讀書求道茫然如捕風自治且未能何以治人是舉非知我者直薦我爾或曰有位者似君苦不多見君言復爾他人若之何哉適丁內艱未果行甫服闋促檄三四至乃行行之日邑庠士友素善拱辰以予處其師友間來徵言予謂拱辰懷可仕之才而志如漆雕開之未信負多學之美而慮有子羔之失讀聖人書若是可謂能務實矣是行也人民社稷之寄近在朝夕將展布四

能以行其有用之學斷不爲大言無實之儒牽制制學以貶鄙夫俗吏之訾詆也較然白矣

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

周叙

聖天子嗣登寶位初廬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布衣詣

闕上書陳八事幾萬言一皆本諸堯舜之道越十有一年又

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申創業守成之規

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爲致仕訓導歸老于家并給寶楮以行

於戲朝廷優老尚賢之心與先生之所謂遭逢可謂盛矣

先生兩至京師人多阻之今之來也其家庭骨肉尤不欲而

先生浩然之志益壯嘗過予白其故予曰先生年已七十不

遠六千餘里跋涉風濤之險以來無他求也若堅阻之其抑

鬱之心曷由紓乎况聖明在上崇文弘化先生殆將有遇

也茲蒙 恩異縉紳士大夫莫不爲之喜余則序以送之曰  
惟彭氏吾廬陵大家唐宋迄今代有聞人先生平生服勤道  
義孝親有終身之慕教子篤詩書之訓交友朋待姻戚極往  
還始終之誠博學強記爲文章粲然衮衮不竭中歲遭家多  
難遂不及仕而其愛 君忠國之念雖居山林如在朝市故  
既老猶惓惓而不厭也則夫今日官賞之榮豈偶然之故哉  
古者士大夫依致恒處閭塾以爲子弟師 聖諭所云得不  
欲褻寵之俾作鄉里之範哉雖然余尤爲之幸者令子承方  
膺薦登仕途盡報稱之心所以爲先生之榮者將不止此也  
先生歸乎哉北山之靈免夫移文矣

贈吳先生還家序

李賢

道在天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必有聖賢者出物能明而行

之苟無聖賢道固自若也爲聖賢者豈有他哉能不認於是  
道而已若夫衆人則聽其自認不著不察惟學者能知斯道  
之彷彿然擇之弗精執之弗固失之多而得之寡所謂獲十  
一於千百者也豈惟後世爲然雖聖門高第顏曾之外未見  
復有純者寥寥千載迨宋之興有周程張朱者出焉於斯道  
也始能大明而允蹈之然聖賢之生世不常有殆無異於祥  
麟威鳳之稀蹤也今去數賢又若是其久矣間有一二豪傑  
之士頗欲振作其間然於斯道之全體終有憾焉嗚呼艱哉  
若崇仁吳與弼先生蓋有志於斯道者也予承乏吏部時凡  
有自撫來者必詢先生之動履造詣何如卒亦未有知其詳  
者嘗致書以伸景慕之私旣而累年訖無消息意其引避者  
宜然不復計念後有出於其門及游宦其地者交章論薦竟



亦不起天順改元予始被命入內閣言及先生學行之懿忠  
國石公慨然上疏薦之 朝廷遣行人齎爾書幣帛往聘於  
其廬既至京師 上喜其來陛見之日卽拜左春坊左諭德  
召至 文華殿從容顧問 寵賚有加先生以衰病不能供  
職固辭 上堅意不允留之數月見其病勢稍已乃允其辭  
復 賜之爾書賚以白金彩幣仍遣行人送還故里令有司  
月供廩餼俾有精力著書以迪後學 聖心眷擊如此其盛  
蓋曠世所未聞也昔者范文正公謂嚴子陵與漢光武以道  
相尚而使貪夫廉懦夫立爲大有功於名教以今觀之  
皇上之量尤大於光武與弼之志不下於子陵德由此而  
益光士風於是乎大振而 國家元氣亦將藉藉而興矣豈  
曰小補之哉予既得與先生面見其學極高明動遵古禮有  
深造自得之樂願留以自輔而不可得也告別之際遊其門  
者乞予言以贈嗟夫子言烏足以軒輊先生哉健羨之餘有  
不能已焉耳是爲序

### 世德堂序

義惠劉侯繼祖之孫祠祭署祀丞雄者持世德堂卷謁予曰  
雄之婦翁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苗先生也先生致仕家居  
題四言詩一章於卷以惠雄有勉承世德之句故摘以名堂  
欲常自在之以景前人之德而自勉也惟人君子賜之一言  
予聞義惠侯世居鳳陽昔

太祖高皇帝徵時侯以鄉曲之舊嘗助其不給已而復與善  
地塋 帝之考妣則今 皇陵是也 帝得天下之後念侯  
之恩侯已亡矣特贈爲義惠侯賜侯夫妻誥命具道其事復

官其子以報之蓋劉氏世德自侯始侯之子英爲祠祭署丞  
孫鏞繼之曾孫謹復繼爲奉祀京復繼爲祀丞率皆淳雅端  
謹樂善循理而世德不替焉今雖繼爲祀丞乃以世德名堂  
可謂有其實矣雖然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者與人  
之濟人所濟者不過尋常之流耳尚獲報于身于子孫若  
侯之所濟者非常之人當時賴侯之濟不登窘迫一旦出而  
治世天下之民咸被其澤君子推本未有不大有侯之功德者  
故曰侯之濟人其諸異乎人之濟人也然則侯有功德於  
國家如此所以慶流後裔一門五世咸自其德晉組相承媿  
美于時豈偶然哉吾知劉氏之澤未艾也詩云子子孫孫勿  
替引之其劉氏之謂歟

送大參程君赴任山東序

蕭綏

給事中黃門職也方今禁近之最清且要者莫踰焉蓋非  
獨封駁章疏而已政治之利病生民之休戚天下國家之  
大計至若人材之進退錢穀之出入刑名軍務之便不便皆  
得以條陳之或有大姦慝則相率論列于廷

聖天子往往虚心聽納而當時仕于朝者亦皆知其爲公  
論所在莫不望而泯其非僻之心其爲清且要蓋如此也予  
不比相接獨素所厚者二人焉其一崑山葉君盛其一休寧  
程君信也程君長吏科葉君長兵科二君皆磊落奇偉有所  
見未嘗不言有所言未嘗不盡必求稱其職而後已一時士  
論多歸之頃予教國子國子散地也予又寡交際在朝雖異  
時常所往來者非有事不至二君乃數辱過予予於是不獨  
歎二君之盡職且高二君之義以謂不可得也至是皆以薦

有參政之命程君得山東葉君得山西方資二君以自慰而二君遽棄予去心甚惜之而或者過予爲非是以謂方今明天子宵旰求賢以充庶位尤以方面爲重二君皆簡在帝心者今日之命所謂選擇而使之者也夫山東西京師股肱郡也而二君所理皆邊備誠國家之所急二君既平日切切以爲言其得不一動其心爲上理之邪致功業之隆膺廟堂之擢端在茲行也子奚遽戚戚其去哉予有愧乎其言蓋予所惜者私情也或者之云公義也不敢以私情妨公義故於程君行諸同寅請文爲贈因不辭而次第其所聞者以要復之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

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幹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似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固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切惟爲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爲本其得賢致治之効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朋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爲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

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  
天眷 皇明 列聖相繼太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  
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  
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  
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四科目以文章  
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体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  
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効足以追隆前古今  
諸士子荷 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  
行見對於 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  
國以愛乎民以贊助

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具之効有光於前有  
垂於後顯不偉歟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  
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  
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  
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夷猶  
夏而有待於天勝人夏變夷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  
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  
今皆為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于章首其後又有  
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  
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  
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  
謂范雖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

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  
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勸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  
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  
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為若公者  
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汗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  
海舟世祖維於瑣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隄  
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徵箕比干之心而為心者  
其在公乎若乃是請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  
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  
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  
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  
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為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  
為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  
在上為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為江河之所以長流山  
嶽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為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  
安而在宋之末世為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為是詩有讀而  
不盡傷者余以為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  
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于下方以證之今內相  
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  
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珮欲鐫梓以廣  
其傳乃序以歸之廷珮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  
賢後裔云

省菴集序

錢溥

中山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高下旨哉斯言蓋

卽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之意也夫言之精者爲文而成音者詩也苟詩書工矣而行不副設錦覆阱而已爾豈有德之言乎行或副矣而立言無補於政教輪轅飾而弗庸而已爾豈用世之材乎故論人必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則政之通塞時之高下見矣然則君子不可已於言而亦不可易其言也如是夫廣信郡守山陽金君宗潤少負材雋卽肆力於古學爲士林所推重旣長歌鹿鳴入太學取四方豪傑士而友之益大有造詣知蘄州預脩文于內閣又得天下諸儒碩讐校之而氣益充材益贍馬陞守廣信予使交南過其境見其田野闢風雨時旄倪熙熙然而樂得其所問之則曰有賢守也然令君亦以予同史事之雖出郊遠迓至其館亟持所輯詩文以干卷以其所自號名之曰省菴集者乞予評之其詩冲和簡亮詞工而體備文則務陳言是去而雄偉整肅成一家言噫觀其言雖越百世尚可知其政况今日擊而親見哉雖然此特施于一郡之治而已其處將愈極則言愈高而政愈達使人仰慕觀感於千百載之上蓋不待論其世而知其人矣故序

送曹尚書復任序

劉儼

士夫貴涵養者涵養之久則德性堅定知慮精純言行操履正大篤實出而居大位任大事豈惟不動心哉且有執而不變也今之涵養於官莫如翰林優游文翰之場沉酣詩書之府所聞者聖賢之言所習者聖賢之行於凡錢穀簿書之事機械變詐之巧一無所動於中而其養純矣故前後自翰林出者率非尋常可及家宰六卿之長而百司庶府所由銓衡

者也位之尊任之重莫加焉而今南北兩京凡三人皆出翰林  
林叅和王公自翰林學士句容曹公自翰林編脩鹽山王公  
自翰林庶吉士三公者皆表然以德行文章政事為大臣稱  
首時與共事者數人多以故謝事去而三公獨巋然信乎當  
大任能不動心而有執不變者也或曰曹公在天官取久於  
銓衡事最習且善掌部事于南京似若未究其用者予曰官  
莫難於獨任事莫難於獨斷今南京事必決而後驛聞非曹  
公之賢且能而又習也欲定可否而決於一人吾恐事成於  
下而人弗服事聞於上而君弗孚其何以膺銓衡之重  
而成兩京之治哉且古之大臣所以成贊襄之功為德為民  
耳為民者貴乎達其情也公家句容去南京纔數舍故老舊  
交相接而詢焉因以得利病而興革之不猶愈於上下之情  
邈然不相通乎然則今之獨用於南京者乃所以為今日大  
用之地也公以三載考績朝京師復任侍御諸公為求言  
予因慨涵養同於公而其材其用若相懸焉故特頌公之美  
亦以自咎云

送程御史歸省詩序

正己以正人凡有位于列皆然也况以一身綱紀乎百司振  
肅乎郡縣而又係乎人材風化之本原而可不帥之以正乎  
彼以鷙猛擊搏為威使人心膽戰掉不敢一出言一舉足為  
非妄事而曰我能正乎人吾恐其特一時畏威強服之耳退  
將聚而咻之其故習自若也謂之能正人可乎孔子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蓋謂是爾監察御史寧國  
程公嘗奉命提督北京畿內學校之政曰以風憲督學政

威克愛則人不親愛克威則人易狎其可以化導之者身先  
之耳於是端表儀以帥之推所得以教之嚴條約以整齊之  
有不率者然後刑以威之未幾化服翕然且尤以教之興廢  
係師儒之賢否又旁求儒碩以補訓導之缺由是學政大脩  
人材輩出天下督學政者公爲稱首一日 朝廷詔大臣議  
勸賞而或徇私者公曰御史豈直督學政哉天下事知無不  
言今若此使緘默以容如廢公議何乃連章覈其人皆伏罪  
權貴爲斂手昔人謂臺憲生風蓋自是始一見也時論快而  
難之及是九載考最吏部例當陞公因吾之所以教人率人  
者忠與孝也祖宗墳墓在寧國不拜祭者已數十年今不歸  
祭掃遂使得大官如虧於孝何迺兩上章始得 請以行時  
論益快而難之嗟夫學校所以成人之善而能使人化於善  
抗章所以論人之過而能使人受以爲過是非正己者不能  
也至其奏績當陞官在他人將汲汲欲得之有不得則乞哀  
昏夜遲留數年不一歸其鄉而公獨超然去彼取此是又見  
其養之素純守之素定孰輕孰重灼見於心曾凡正己以正  
人者一自其中發之而非徇外爲人者之比若程公者其殆  
楊雄氏所謂大器者歟予與公交最故知最深故於其行也  
既合公素所游者十人分韻賦詩贈之且述公言與行之有  
足爲世重者爲之序云

素王紀事序

商輅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  
次之歷代封諡而備錄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具禮樂之  
數與夫群賢配從年譜履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此紫陽



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宣聖出處大畧見於此書蓋開封太  
守西蜀黃璿公瑾之所輯錄嚴鄰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  
正者也汝楫將鈔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竺夫子使之繼  
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  
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  
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  
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  
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  
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  
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矣  
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幸相與勉之

劉忠愍公文集序

殷時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蓋文辭者道德之  
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為為文之至  
實不足而工於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強言者竊  
竊然以靡麗為能以艱澁恠僻為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  
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矣足以為文哉以是  
觀之其文傳不傳槩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  
公諱球字求樂世為簪纓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  
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永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廉  
勤積學不急遂膺薦入侍  
英皇經筵預脩

宣廟實錄書成進翰林侍講其在翰林雖以文學為職而忠  
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

奸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  
驗事益彰聞 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諡祠祀之典此公始終  
之槩也跡公平生志於道德者乎而於脩辭亦苦心極力期  
與古之正文者並蓋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文有  
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非有德  
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沒後二十有八年其子廣  
東叅政鉞淅江副使鈺相與類集公文錄梓以傳屬時序之  
時於公爲後進鄙言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爲重  
惟公文步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  
恠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于忠諫其精神耿  
耿乎天地間凌厲山嶽盪摩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窮其所  
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爲商敦周鼎非而寶也之雖微予  
言可必傳于世無疑也魯穆叔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  
於戲公之不朽其在是矣况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爲之  
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  
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于  
篇端庶觀者有考焉

蒲山牧唱集序

彭時

蒲山牧唱者蒲圻魏公自名其詩集之辭也公名觀字杞山  
號梅初生丁元衰晦跡蒲圻山中吟詠以自樂入 國朝仕  
且顯矣猶不忘隱居時事故自名其詩以牧唱而繫之蒲山  
云曾孫銘將刻諸梓屬予序予聞人生感於物而後有言言  
之成文而有音節者爲詩詩足以宣人情之欣戚體物理之  
隱微極古今事變之得失而格有高下詞有清新古雅富麗

平淡之殊皆係乎其人之所養與所學何如也學博而養正  
詩有不工者哉吾聞公之隱蒲山也遭世艱虞不忘講習其  
學博通五經諸史以元季非可仕之時故不仕我

太祖高皇帝下武昌聞其名而聘之既至授平江州學正累  
遷至翰林侍讀學士侍 皇太子及秦晉楚諸王授經遷國  
子祭酒與詹公同宋公濂俱乞歸既行復 召還

上親御奉天門賜宴倡和以為樂後奉命治蘇州豪民之不  
法者陷於誣以死既而 上悟抵誣者罪復以禮遣柩歸葬

武昌特賜諭祭諸王亦致祭焉觀 上之所以寵待隆厚終  
始而不替則其賢既可知已况能進退以禮不以富貴利達

繫其心非素有涵養其能然邪夫所養所學如此故其發於  
詩也用事工體物切音意深婉而格調高古足以儷盛唐而

追風雅至於應制諸作壯麗和平尤足以鳴 國家之盛其

可以傳於世無疑矣矧有賢孫曾為之惓惓表章如銘者邪

銘家學有傳初任戶部主事坐累乃外補揚州府通判以廉

謹稱其顯揚先德將有在於詩集之外者因併書于篇首以

為之徵云

### 奉使安南詩序

葉盛

天順五年安南國王黎濬為其庶兄琮所弑既而濬弟灝與  
國人共殺琮以 聞明年

上特命翰林侍讀學士錢公禮科給事中大梁王君充正副  
使往冊灝嗣為安南國王使 命在行迨出二廣二廣之士

大夫作奉使安南詩卷贈其行請為之序夫安南古交趾南  
夷地也我

太宗文皇帝以義取之

宣宗章皇帝以仁予之義立而威以行仁敷而德以洽所謂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比年安南壤地連二廣者聞有譁訐之風文移紛擾相屬不絕近數年恭謹自將往事不一敢萌動國人有攘珠合浦 上降旨詔責之即首伏請罪蓋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之久化成之效理勢則然况重以皇上神謨廟筭馭夷柔遠之得其道邪乃者廣寇作孽

上遣將臣佩征夷將軍印視師平寇而文告之辭旁達邊上聞安南使人偵諸境得印文歸轉相流訛以為王師將有事于彼舉國震疊踰月而始定蓋印即 文皇帝伐時物故耳噫安南誠畏威矣而豈 皇上光昭 先烈一視同仁之意哉今錢公以文學位望當妙選玉君以待從之良副是行吾

知海濱酋長當 恩命之自天其將以昔者畏威之變移而

為今日懷德之喜奔走俯伏聽受命令使事之有成也必矣

於是既書此為序復為四言一首用申告之其辭曰維

帝之仁興絕繼世禁亂誅暴斯 帝之義維義所加仁則在

是嗟爾南人勿怠勿忘勿為獫狁勿為鬼方爾惟虞芮暨爾

越裳使車闐闐恩言是宣交人感慰抃舞而前專對之餘為

我謝焉

### 大學要畧序

洪寬

大學要畧一書元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烝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教也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

方十五而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大學小學之教蓋已立矣逮  
吾夫子之聖繼群聖之統以教詔於天下而人有所啓迪以  
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彌著矣曾子述之作爲傳義以  
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爲章句以釋其意由是大學所以教人  
之法彰彰明甚無以加焉學者由章句而溯其傳義由傳義  
以明夫聖經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翦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由  
之而造乎大道之要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胡元聖  
道淪湮曾齋先生居司成之重任尋道學之墜緒歷覽聖經  
旁通傳註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之方以開示  
後之學者其言約而達微而臧雖庸人孺子皆有以知這便  
是明明德新民之說這便是止於至善之謂這便是格致誠  
正之方這便是脩齊治平之理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道聖

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洞然昭灼夫豈復有餘蘊哉是  
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逮我

皇明文教誕興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

勅提督學校停驂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沉潛考訂更  
互演繹補其闕畧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  
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囂官而觀聽者亦  
無不繹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寬叨領郡寄學校所當  
先也於是謀於同寅桐江聞 孟剛京口陶 茂各捐俸錢  
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  
曰簡易易知然非魯齋直說以教人則微詞奧義孰有以得  
其理而復其性者哉若是篇者不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  
而實有功於聖門也大矣寬於是忘其固陋叙其歲月於刊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五  
梓之後庶幾學者授是篇而知二先生教人之意昭昭於無窮矣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五

跋

恭題豳風圖後

宋濂

臣濂侍經於

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

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

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今俾臣題其末臣聞

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

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

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

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

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動之狀揭之宮楹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